以近世最新科學特效療法在最短期間完全治愈永絕後患
倫敦醫院治花柳毒症
院址西城絡遠東飯店對面

李宗仁大罵張惠長

（翠羽）

古陳既樹倒將旗幟、倡亂粵中、即使人來京遊說張惠長、餌以厚幣、許以高官、張意動、竟冒天下之不韙、劫機赴粵、孰料航空總司令一職、已爲黃光銳捷足攫去、張憤喪萬狀、輒稱病入頤養院、後由陳濟棠之斡旋、另纜航空總部、以張爲總部長、然黃對之、極力傾軋、故張辦事恆多掣肘、卒以勢成騎虎、欲歸不得、則亦忍受之、最近李宗仁自備現款四十萬、交前航空處長林偉成代購飛機八架、俟機抵港、即轉運回梧、成立第四集團軍航空司令部、並委林爲司令、但張以粵政府所屬飛機、皆應統一、豈可另立名目、各自爲政、致引起外界猜疑、發生障礙、乃於會議時、請某委提出討論、並請外交部將此項飛機運照、勿予簽字、各機來粵、一律由總部編制而支配之、不料李宗仁聞之、大爲憤怒、當場咆哮如瘋犬、指張辱罵、其左在復附和之、聲洶洶幾欲用武、張以衆寡不敵、噤不敢聲、且戰慄無人色、較之駕駛飛機時之頤盼自豪、洋洋自得、誠不可同日而語、古應芬孫科等以李聲勢正盛、不可輕惹、遂作魯仲連、謂李所購飛機、係自備款項、實不應受總部節制、並將張斥責幾句、藉消李之一口氣、至是一段風波、始漸平息、聞張經斯奚落、以羞見人、臥院不出者數日、而兩人裂痕、更難彌補矣、

張靜江倍重錢新之

（半豹）

錢新之在銀行界、佔有極重要之地位、中央以是倚畀甚重、而在財次時代、籌劃公債、奔走尤力、爲財宋所激賞、張靜江因以浙省財廳委任之、錢初表示不允、後以桑梓關係、勉爲其難、旋張離職、錢亦回滬、主持銀行事務、現張仍擬借重錢氏、在中央爲薦關於財政上之極扼要之職位、此事醞釀已久、外傳錢氏使法已實行中止、即基於此、惟聞現浙財廳秘書魏頌唐、對錢氏頗加抨擊、作損人不利已之舉動、不知何意、惟中央諸要人不以魏頌唐之破壞而減低其對錢氏之信任、故錢氏之將爲中央重用、或可加以逆料矣、

蔣主席注意宣傳事業

（厂吼）

蔣主席本總理遺志、創造黨國、宵旰勤勞、無日不在勵精圖治之中、祇以軍閥餘孽、未盡剷除、腐化份子、四處潛伏、遂致干戈疊歲、訓政未能實現、而自近歲以來、變本加厲、先有閻馮之叛變中央、繼有古陳之倡亂兩廣、前者已經撲滅、後者其勢正熾、誰曰軍閥之野性難馴、要亦民衆之未能切實認識、有以致之也、是以蔣主席除極力整頓軍政之外、復致力於宣傳事業、使民衆有所依歸、完成眞正革命、首都勵志社中之一部份青年同志、即爲辦理宣傳之出發點、國府對之、無不扶植備至、俾增益其發揮之力量、現除羅致一羣總理信徒之執筆者、組織時事月報、以爲指導民衆之唯一刊物外、凡國內外之學生、曾受三民主義之洗禮、確能發揚黨的眞諦者、亦由國府予以相當之津貼、以寬裕其生活、助以充足之經費、以進行其事業、分別發刊日報周報月報以及雜誌等、務使總理學說、盡以灌輸於民衆之腦海間、夫然後反動之輩、無機可乘、軍閥之徒、無亂可作、黨國奠諸盤石之安、總理主義、亦有完全實現之日、於此可見蔣主席苦心經營之一斑、凡我小民、能不額手稱慶乎、

陳璧君善柳夫子

（半龕）

陳璧君夫人、學識高超、胸懷曠達、綽有山巔鬚眉氣概、而值得人欽敬者、惟自汪先生於去歲協助閩馮失敗之後、豪氣都非、灰心不少、此次古陳發難、汪先生生平、同床異夢、裂痕縱橫、在夫人殊不以爲然、祇以汪志已決、不便堅持反對、惟陳本人、雖古陳多方借重、依然抱其消極觀念、乃者、粵中各巨頭、以權利關係、在有發生危險之可能、陳夫人凜及前車、免蹈覆轍、遂力勸汪退出漩渦、遁歸香港、汪意雖不願、而以伉儷愛情素篤、亦不忍故違、又參加其間、擘劃黨政、陳夫人殊不以爲然、祇以汪志已決、不便堅持反對、惟陳本人、雖古陳多方借重、依然抱其消極觀念、乃者、粵中各巨頭、以權利關係、孰去孰從、躊躇莫決、後仍由陳夫人思得一兩全之策、即假廣西黨務不振之因、親自入桂辦理、而於粵中重任、則委古陳代理、蓋處桂中、較爲穩妥、而發展亦易也、汪首肯其說、不日即將首途、如陳夫人者、誠可謂相夫有道者矣、

汪精衛宅第一新

（份分）

汪精衛赴粵後、對古應芬以權勢關係、各懷不滿、暗鬥亦甚劇烈、而於陳濟棠則極力籠絡之、故兩人頗落不少、乃由總部撥費二千餘元、令其副官某、督工庇材、代爲修葺、美奐美輪、盡易舊時面目、以是汪夫婦對陳益深感激、然古則以此舉太覺無謂、嘖有煩言也、

唐紹儀血天血地

（豐玉）

唐紹儀以黨國元老之資格、甘與粵中人物爲伍、甚至衛衛倒蔣者、雖其操守不無媽虎之處、要非汪精衛之動力、亦決不至於斯也、唐素器重汪、引爲生平惟一知已、當其樂其樂園時、祇收汪之「知者樂山、仁者樂水」一聯、餘則概行璧謝、其推重汪如此、此次古陳發難、唐即以汪之一書、啓程赴粵、粵中人初以其爲老前輩也、對之咸甚優視、故唐一時意興頗佳、樂不思蜀、第無幾時、輒覺環境日形惡劣、而一切權利、亦盡爲強有力者爭攫以去、本人無異一贅瘤、遠不若在中山縣時之優遊自得、坐是漸趨消極、寖且不別而行、悄然回其中山縣、表示本人退出絕園、然征塵甫撲、即接汪之專函、勸其重行來粵、書中並許種種好處、至是唐意又動、不待席暖、命駕重來、顧初尚强人意、不久、即又恢復從前環境、故我依然、且察四圍空氣、益形險惡、深悔不該作重來劉阮、又萌去志、迨經汪加以勸慰、又似服一興奮劑、然效力極短、未幾又復原狀、一冷一熱、至足嘔噱、粵中人有曾久客中江、能操滬諺者、輒私相戲曰、唐紹儀血天血地、（按滬人口中之血、有二種解釋、一指金錢、一謂發笑、血天血地云者、猶言趣極妙極也、）

點污了清白

（朵白）

吳稚暉老先生把廣州的倒蔣集團、譬做一個大垃圾堆、妙人妙語、不愧是環寶口吻、不過這句話在吳先生是得意之作、可在地下的孫先總理聞之、一定要痛哭流涕、譬如一個清潔所、天天從事清潔運動、便是大掃除也不知舉行了好幾回、那知到了今日、還有這麼大的一個垃圾堆、而且自已的克家子、竟做了垃圾堆的中堅份子、生前學說、也給一部份去在那裏、硬生生點話了清白、怎麼不要痛哭流涕呢、

國產商場於工部局交涉案、經各界之熱烈援助、已漸有眉目云、

每況愈下

（素公）

精衛衛石、以填恨海、雖未能平、而其志已可嘉、汪精衛與斯兩字、殆亦志在衛石意、惟汪碌碌迄今、惟刺攝政王時、衛了一塊、很偉大的石、那恨海亦因此石填了一半、自後就無成效可言、近則思想益見錯亂、竟營營然大衛其垃圾、衛垃圾以填恨海、不但恨填平之望、抑且反益其恨、每況愈下、可以休矣、

小說迷魂遊地府記

（八十四）（張恨水著）

諷刺小說

第八回　吹牛皮無非胡調黨　冷獺祭都是抄襲家

兩人越說越緊、他們聽得很有味、忽一個杭州音人道、先生醉矣、兩賢豈相厄哉、接上一陣哈哈大笑、連着一陣脚步響那羣便走了、他從門簾子裏一望、只見杭州音是個白鬍子老頭兒、笑着對一個人道、他們做小說的法子、差不多像我編詩話、越抄得多就越好、從前趙甌北笑我獺祭文章、那要遇着現在的筆記小說家、却怎麼樣、所以人一見黃巢李闖、纔知道操莽不是大奸賊哩、那人道、袁先生笑話了、那老頭兒道我並不是笑話、抄襲文章不要緊的、只要不傷事主就是了、我那不肖子弟世凱、何嘗不想做抄襲文章、可是傷了事主所以把陳橋兵變的一齣戲唱左了、才弄成個司馬通宮呢、那人道、我不料先生老當益壯、還是這樣詼諧、既然談起戲來我到發了癮、今天是陸子美的血淚碑、譚鑫培的碰碑、何不瞧瞧去那老頭兒道、我袁子才是個色鬼、除了我、誰配做賈寶玉、若然是葬花、我萬不可不到、那人笑道有兩個老寶玉了、那老頭兒道、還有誰、那人道、今世太白易哭、不是麼、那老頭兒道這位眞和我對着、我打算打電報請他、那人道、哎喲你不請他也罷、他正在溫柔鄉裏、打得滾熱哩、那老頭兒道、是時候了、也該來此了、還貪紅塵做什麼王湘綺就等了兩三年哩、那人笑道、先生只管說笑話同行的走完了呢、快趕去罷、兩個便三脚兩步走了、正是文人死沒眞言語○○名士生成老臉皮○○